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 汤能湘
封面设计 戴衍彬

141

世界儿童 第十四辑

1985年6月25日出版

本刊顾问(按姓氏笔名为序)	袁宝权	方 政	叶君健
	刘后一	任溶溶	何公超
	吴朗西	陈冰夷	陈孟汀
	谢文炳	解 站	

编 辑	四 川 外 语 学 院	《 世 界 儿 童 》 编 辑 部
出 版	四 川 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	
发 行	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	
印 刷	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	
	四 川 省 期 刊 登 记 证 第 96 号	

书号: R10247·315

定价: 0.42元

FF 26 15

世界儿童

文艺丛刊

第十四辑

- |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别哭了,“小姐” | 〔美〕詹姆斯·斯特里特 | 26 |
| | 张 崇 鼎 译 | |
| “福尔摩斯”的失败 | 〔波〕马里安·奥尔洛尼 | 119 |
| | 王 安 勤 译 | |
| 月亮湖畔的疑案 | 〔英〕劳里·约克·厄斯金 | 1 |
| 小 等火车的小孩 | 〔法〕让·道尔曼松 | 59 |
| | 袁 鸿 译 | |
| 杂 物 室 | 〔苏格兰〕萨 基 | 86 |
| | 燕 之 译 | |
| 说 灰 雀 | 〔苏〕谢·彼·阿列克谢耶夫 | 107 |
| | 曹 世 文 译 | |
| 我正在休假 | 〔苏〕叶夫根尼·沙季科 | 111 |
| | 姜 彦 彬 译 | |
| 雅号“小公鸡” | 〔苏〕鲍里斯·祖巴温 | 84 |
| | 姜 彦 彬 译 | |

冬天的礼物

〔日〕岛 崎 藤 村 70
兰 明 译

〔苏〕阿·萨夫丘克 47
许 宜 进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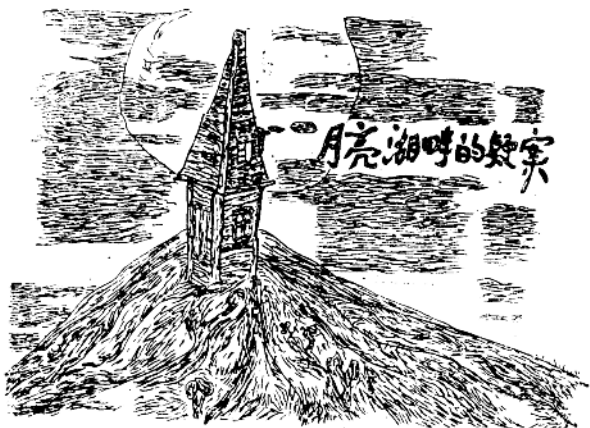
画

B 384150

• 1 •



童 话	世界上最响的声音	〔美〕 贝杰明·爱尔钦 平 波 译	50
	羽毛蓬乱的麻雀	〔苏〕 康·帕乌斯托夫斯基 文 忠 可 译	73
	勇敢的小丑	〔苏〕 谢·沃 罗 宁 粟 周 熊 译	18
故 事	镜子奴	晨 林 译	98
寓 言	奇妙的狮鼠	〔日〕 星新一 盛 树 立 译	21
幽默 与 笑话	小幽默五则	何 清 译	24
目 击 者 的 叙 述	非洲狮吞噬大水牛	〔美〕 乔 治 洛里·弗雷姆 闵 渝 译	55
风 土 人 情	圣诞节及其象征物	栗 爱 平 编译	94
知 识 长 廊	流眼泪的奥秘	〔美〕 杰·西·萨利文 李 子 建 译	116
	大蒜的妙用	小 敏 译	117
保 健 通 讯	喜欢甜食又不想长胖 该怎么办? 人干嘛要打嗝?	李子建译	72 71
科 学 报 道	铁为什么会起火? 狗会唱歌吗?	张 容 灿 译	140 141
科 学 游 戏	会自动升起来的扑克牌	力 译	193
名 言 · 格 言	(四则)		83



〔英〕 劳里·约克·厄斯金

张云皋译

加拿大北方的早晨，天气晴朗，阳光灿烂。兄弟俩坐着皮筏子，顺着月亮湖往下划去。

坐在皮筏前方的一位，年龄比较幼小，他叫布赖德·惠特菲尔德。他的哥哥迪克坐在皮筏的尾部，划着桨。

皮筏子荡过小湾，布赖德首先望见一架坠毁的飞机，就指给哥哥看。小兄弟俩随即朝湖畔划去。

“这一定是我们今天清早听见的那架飞机，”迪克说。

“准是的，”布赖德说。“它再也飞不起来了。”

小兄弟俩便在那坠毁的飞机旁停住。飞机是靠近湖岸撞



毁的，机头朝下，机尾朝天，一只撞坏的机翼泡在湖水里。

“一定是被迫着陆的，”布赖德说，“全都撞坏了。”

两个孩子翻越过飞机残骸，根本不见驾驶员和乘客的踪迹。他们抬头一望湖岸，望见湖滩的软沙里有一些足迹。他们推筏上岸以后，开始辨认踪迹。踪迹表明，至少有两个人已经

上了湖岸，而且身上背着沉重的东西。

月亮湖湖滩较高的地方，有许多完全混杂在一起的脚印。沙里的脚印表明，他们身上背的东西已经卸掉了。然后，脚印朝上面的树林里走去，在那儿更难辨认了。布赖德认为，他在其中看见的一个脚印，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。

“看见那个脚印没有？”他问迪克。“这个脚印在那后面的湖滩上并没有出现过。”

“这可能是飞机坠毁时昏迷过去的那个人。可能是别人将他抬上了湖滩，然后他完全苏醒过来。”

“这里又有啦，”布赖德说。小兄弟俩一起追溯踪迹，直到一条久已无人行走的林间小路。这条小路，沿着湖岸通向南方。

“无论如何，他们发现了这条小路。”布赖德说。

“他们会跟着这条小路朝湖的下游走去的，”迪克说。“然后，他们会找到那条河边的路，并且顺着那条路走进城去。对吗？”

“如果他们能够的话，”布赖德回答说。“不过，看起来，他们有一个受了伤。”

迪克朝湖岸线张望了一下。“他们一路上都会看得见这月亮湖。大概他们需要人帮助一下。我们要继续往南划，留心着他们。如果他们在岸上看见了我們，准会大声叫的。”迪克领头走回皮筏去。

两个小孩看见月亮湖下游一、二英里的地方，有一座旧小屋，烟囱里正在冒着烟。他们知道，自从早春以来，这座小屋就没有人住过了。

“肯定是他们，”布赖德说。迪克二话不说，就把皮筏朝湖畔划去。

他们在靠近小屋的时候，高声喊了起来。屋子里没有人回答，所以，他们就把皮筏拉到岸上，然后踏上通向小屋的小路。小路四周，一片寂静。可是，烟囱在冒烟——还有一直走到小屋面前的脚印，但却没有从小屋里走出来的脚印。布赖德在门上猛敲了几下。屋里有人厉声喝道：“进来！”他们推门将进，突然收住脚步——他们被目视的一切惊呆了。

室内面积不大。一边有一张连墙的床铺。铺上有一堆衣裳。床铺对面是个壁炉，石砌的炉壁很粗糙。炉火在燃烧。炉

前一张破椅子上，坐着一个男人。他还年轻，一头黑发，灰色的眼睛，身体很结实。

他那方方的下巴，绷得紧紧的，他的脸孔一片苍白。他身穿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的制服。制服上有表示下士军阶的条纹。他手握子弹上了膛的警用左轮枪，瞄准这两个孩子。

“坐下，”他用严厉刺耳的声音命令道。

两个孩子向床铺走去。他们刚离开门口，那下士就警惕地朝小路下方张望了一下，然后坐回原处，说道：“把门关上。”

布赖德关上了门。接着他和迪克盯着下士苍白的脸庞。

“你们在这儿干吗？你们到哪里去？”下士想知道。

“我们回家去，”布赖德回答说。“我们刚才给一位设陷阱捕兽的人送了一船生活用品。他在这湖的上游有一座小屋。每逢周末，我们就给他送东西来。就这样，我们混几块钱用用。”

“那末，你们现在是回去罗？”那人问道。“家住哪里？”

“在这湖下游的一座城镇。”迪克回答说。“顺湖而下大约三英里，然后顺河而下十二英里。划三个小时便到了。”

一阵沉默。下士打量着他们，他们也打量着下士。

“你受伤啦，”迪克终于打破了沉静。“你需要帮助吗？”

“是的。可是，你们得听着。我不能多说话。”下士屏住呼吸，仿佛透气都胸痛难忍。他说：“我正押送一个犯人。我们被迫降落。飞机坠毁了。他们把我打昏了。”

“谁？”迪克问。

“怎么打的？”布赖德问。

“我们现在不能细谈这些。”骑警打量着他们。“要紧的

是。”他突然怒气冲冲地说道，“这个叫布罗根的家伙，现在逃窜到树林里去了！我要抓住他！你们可以帮助我逮住他！”

“当然！”布赖德立即答应。他很高兴有一次历险的机会。接着，他见到哥哥皱起眉头摇着头。这使布赖德很生气。布赖德知道，迪克认为他必须照顾好小弟弟—使他平平安安，脱离危险。布赖德却并不喜欢这样。他知道自己能够照管自己。

“不管你吩咐什么，”布赖德继续说道。“我们都会照办。”他紧紧地盯着迪克，几乎量定他哥哥不敢拒绝。

“要得——好，”下士说。“你们熟悉这乡下。我不熟悉。他会怎么走呢？”

“他一定会沿着这条林间小路一直走到河边，”迪克说。“然后沿着河边小路进城。”

“我们可以用皮筏带你去追。”布赖德极力主张。“这样，我们就可以追上他，或者甚至比他先到。”

下士没有回答，只是凝视着这两个男孩，仿佛他们是他必须解答的两道难题。接着，他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仅仅是两个小孩。”

布赖德又生气了。“我们够大的啦，我们能够自己照料自己，”他自吹自擂地说。

“看你们的样子是够大了，”骑警半含笑意地说。“你们现在几岁？”

“十五岁，”布赖德回答说。

“十七岁，”迪克说。

“带枪了吗？”下士问道。

“当然，”布赖德脸上喜气洋洋。“带了两支步枪。”

布赖德的回答似乎使下士大为惊异。

“我们带着枪打靶，”迪克解释说。“这给我们很好的练习机会。”

骑警灵机一动，随口对两个孩子说：“你们最好去把步枪拿来。然后，你们可以呆在这里，我就乘皮筏子去追。”

“可是，我们必须和你一道去，”布赖德大声叫道，又迅即加了一句：“你受了伤，不能一个人划皮筏子！”

“布罗根可能回到这里来。再让他逃脱，我可担当不起。”他斩钉截铁地说。“我乘皮筏追。你们俩就呆在这里，并且把守住这条小路。如果他跑回来，你们就抓住他。”

布赖德还是不愿意这么办。在他看来，这位骑警似乎在想方设法把他们支开。“可是，布罗根会从这小路上看见你。”布赖德争辩道。“他会将你象一只鸭子那样瞄准射中的！”

骑警听了这话，冒起火来。“你们怕单独留在这儿！”他大声嚷道。“要完成一件任务，却要依靠两个怕事的小孩！”

“别激动，”迪克说道。“我们一定听你吩咐。”

“那末，去拿枪去，”下士命令道。“追捕计划留给我去执行。”

兄弟俩一声不响地离开了小屋。他们从皮筏里拿起步枪，把子弹推上了膛。可是，布赖德心不在焉。他觉得自己上当了。那罪犯决不会跑回来。他会直接往城里去。那骑警知道这一点，而且会抓住他。那时候会发生一场战斗——而布赖德和迪克却呆在小屋里，白白地兴奋一场。

“你干吗要答应让我们呆在这里呢？”布赖德责问迪克。

“是他在负责，”迪克说。“就是这个道理！”

“我们不该让他一个人去。他受了伤。”布赖德仍然想去。

“他知道自己
的任务，”迪克
说。“我们一定
要照他说的去
做。”

“因为这样
比较安全，我
想，”布赖德说，
“你害怕了！”

“因为这是
刑警工作，”迪克
说，“而且，他说
的话行得通！”

“可是，为
什么让他用皮筏
呢？皮筏是我们
的，可不是？”布
赖德对于留下来
这一决定仍然很
生气。

“你最好冷
静冷静，”迪克
说。

布赖德抬头一望，望见那骑警离开了小屋正沿着小路走下来。他已脱去身上的制服，换上他们看见堆在床铺上的另一身衣服。看上去，他比穿制服时年轻些。他僵硬地往皮筏



方向走来，看起来连走动都使他疼痛。

“你俩沿着小路走上去，”下士说话的声音仍然很刺耳。
“把小路看守住。如果他跑回来，你们就抓住他。”

“可我们怎么会认得他呢？”布赖德满不高兴地问道。

“他个儿比我小，黑头发，黑眼睛，穿一件卡其布风雪大衣。”骑警一面说一面用眼光盯着迪克身上的绯红色麦金瑙料子茄克衫。“他一举一动都象一个被追捕的人，”下士继续说。“而且，他动不动就开枪。你们可别在打盹的时候让他给抓住了。”

他抬头望了望迪克。“让我穿上你这件茄克衫，”他说。
“如果布罗根从小路上看见我，他就不会认得我了。”

迪克脱下茄克衫，让下士穿上。然后，下士就推开了皮筏。兄弟俩望着他划走了。

兄弟俩返回小屋，见到那下士的制服堆在床铺上。迪克拾起那件有血迹的制服，惊叫道：“布赖德！你看！”

布赖德看见迪克拎在面前的那件茄克衫，马上就明白迪克惊叫的原因了。正在背中心，有一个被子弹射穿的洞孔，洞孔四周有一滩又宽又暗的血迹。

“不得了！”布赖德气喘吁吁地说：“他挨了一枪了！”

“被子弹射穿了，”迪克说。“你知道，这意味着什么。穿着这制服被射中的人，现在死了。这样中弹以后，谁也活不成！”兄弟俩面面相觑，感到疑惑。

“那末，刚才那个人一定是囚犯，”布赖德说。“他一定打死了真正的皇家骑警，穿上了他的制服。那就是他有那么一些别的衣服在这儿的原因。那些衣服才是他自己的！”

迪克小声地说：“而且，他欺骗了我们。我们帮助他逃跑

了。”

“对！”布赖德气得手脚发冷。

“可是，我们跑得比他划得快。我们可以顺着这林间小道追下去，抓住他。”

可是，迪克想了一会说：“我们必须首先找到那个真正的皇家骑警。皇家骑警可以在城里逮住那个逃犯。”

布赖德认为，他哥哥又在想法使他脱离危险。他冒起火来。“别这么胆小怕事。他是个杀人犯，我们得跟住他！”

“好了，别吵了，孩子——”

“别吵个屁！如果你刚才听了我的话，我们现在就会和那家伙在一起了。我们会用枪口瞄准他！”

“讲点道理，”迪克厉声粗气地说道。“假如那真正的下士并没有死呢！假如他受了重伤呢，那我们岂不是瞎跑一气，找机会过枪瘾，而让他在那矮树丛里等死？布赖德，我们得去找到真正的骑警。那才是我们必须做的第一件事。”

布赖德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就说：“好吧，这就去找吧。”

他们知道，那位伤员，不管是死是活，很可能就在飞机残骸到小屋之间的某个地方。他们就在树林中十分仔细地搜寻起来。他们走到一小块空地边，就碰见一具死尸。死尸躺在一缕阳光下。这是个年轻人——脸孔朝地——在子弹打中的部位，有一滩血迹。

然而，使这兄弟俩受惊的倒不是那具尸体，而是俯身在尸体上的一个活人。他们一看见这个人，这个人就跳了起来。他转身用手枪对着他们。

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跳起来的人大喝一声。这个人个儿不

高，看起来却很健壮。他除了手中的枪以外，还有两样东西使布赖德看了毛发悚然。这个人眼睛乌黑，凶光闪闪，身穿一件卡其布风雪大衣。

“我们不过是两个乡下孩子，”迪克平心静气地回答说。

那个人一听便咧开嘴笑了笑，把手枪放进大衣袋里，接着说：“你们在这附近见到一位骑警没有？”

迪克点点头。那人的眼睛又露出凶光。“他对你们讲了些什么？”

“他在寻找一位逃犯，”迪克回答说。

这人的狞笑，使布赖德大为生气，布赖德反问他：“先生，您贵姓？”

那人两颗黑眼珠朝他一瞪，回答说：“我叫布罗根。我是飞机驾驶员——你知道——也就是飞行员。”

布赖德企图掩饰自己的惊讶，可是布罗根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。

“你们上当啦，”他讥笑地说。“那个骑警——”

“我们全都明白了。”布赖德怒气冲冲地说。“他杀死了这个人，穿上了他的制服，我们知道了。”

“噢。原来你们是这样断定的。你们真是机灵的孩子，”布罗根说。“可惜，你们让他跑了。你们手握步枪站着，竟让他逃走了。”

布赖德一听就冒火。“亏你随身带着手枪呢，”他反唇相讥。“这个人被打死的时候，你在哪儿啊？”

“昏迷啦！那就是我当时的处境！”布罗根满面怒容地看着他们。“引擎出了故障，我被迫降落。飞机撞坏了，使我昏了过去。这位贝利下士跟我在一起。”他对一声不响的尸体扫了

一眼。“他一路上押着一个罪犯——被通缉的杀人犯。飞机坠毁后，当我醒来时，我就向着这湖岸匍匐爬行。我就这样发现了贝利。”他又向那死人望了一眼。“那个罪犯一定从背后射中了贝利，然后拿走了贝利的制服。”

“你有枪，”迪克说。“你为什么不跟踪他呢？”

“我跟过，而且我跟他到了那座小屋。我一直监视着小屋，等他来到空旷处，我好抓住他。而且，我下定了决心！即使我要为此而牺牲，我也要抓住他！他从哪条路跑了？请告诉我，他从哪条路跑了？”

“顺湖而下啦，”迪克说。“他乘了我们的皮筏。”

刹那间，布罗根嫌恶地望了他一眼。“傻孩子！”他骂了一声就劈劈啪啪冲过树林，直奔湖畔。

布赖德和迪克也奔了过去。他们三个人同时跑到湖畔。在月亮湖下游不远的地方，他们看得见那只皮筏，可是皮筏里的人并不划桨。皮筏慢悠悠地向伸入湖中的一块长满树林的尖端地带飘去。

“他筋疲力尽啦，”布赖德说。

“他一定会在那尖端地带登岸，”迪克说。

布罗根已经沿着湖岸往下游跑去了。他象一条追踪的猎狗一样。两个孩子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。布赖德望着迪克。兄弟俩都在思索同一件事——林中空地上那具尸体。

“布罗根刚才在那尸体旁干什么来着？”布赖德问哥哥。

“在尸体身上搜东西，”迪克的语气是悲痛的。“而且，不象一个朋友，倒象一个窃贼。当我们撞见他在搜东西的时候，他吓了一跳。”

“但他是飞机驾驶员！”布赖德说。

“当然。那个坐在皮筏里的人一定是罪犯。他们两个都不是好东西！我认为，他们合伙袭击了那位可怜的骑警。”

“那我们还干等什么？”布赖德嚷道。“走吧。不等他们会合，我们就抓住他！”他转身朝林间小路走去。

两个男孩虽然步伐矫健，但终究赶不上布罗根。正当他离开小路钻进树林的时候，他们终于看见了他。要不是迪克抓住弟弟的手臂，把他拉回来，布赖德准会紧紧跟着他追去。

“你拉住我干什么？”布赖德嚷道。

“别着急，”迪克说。“我们应该动动脑子。”

“我们现在不能够停留！”布赖德怒气冲冲地低声说道。
“我们得逮住他们。他们是杀人犯！”

“我们还没有搞清楚呢！我们还不能肯定。”迪克竭力思索着最好的办法。“我们可能卷入一场武斗，而且——”

“又怕了，嗨！”布赖德怒气冲冲地说。他竭力想摆脱迪克的控制。

“理智些，”迪克继续说道。“这个布罗根可能是好人！我们还没有弄确实。如果我们开枪打错了人，那——！”

“好啦，如果你怕，你就别干。我要到那下边去了。”布赖德猛地推开了哥哥的手臂，沿着小路奔去。

布罗根已经在月亮湖附近停下。他站着，隐藏在树叶丛中，朝着湖岸望去。布赖德看见了布罗根，就在自己能够监视他和在他那边的湖滩的地方停下来。

在几码远的湖水中，布赖德看得见那个穿着迪克的绯红色茄克衫的人。他已经离开皮筏，正在把皮筏拖上沙滩。当他踏上湖滩的时候，布罗根就从树林里走出来，面对着他。

布赖德看得见布罗根的手枪笔直地瞄准着那绯红色的茄

克衫。

布罗根说话了。他的声音严厉而讨厌。“贝利，现在该你了，快！”

布赖德的头脑，象闪电一样思索起来。布罗根把这个人叫做“贝利”。可是，他曾对他们说过，贝利已经死了——就在后面的林中空地上。这怎样解释呢？

接着，布赖德走进开阔的地方。他把步枪笔直地对准布罗根的背后。“把枪放下！”他大喝一声。

布罗根转身面对布赖德。布赖德猛然明白自己不能扳动枪机，不能用枪射杀任何人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布赖德听见了一声枪响。布罗根倒了下来，仿佛被卡车撞了一样。他的手枪飞了起来。贝利下士一把抓住了它，并把它紧紧地握在手里。

然后，布赖德看到迪克在湖滩上几码远的地方站着。他知道，他哥哥已沿着开阔的湖滩走了下来。迪克已经使自己成为这两个人的射击目标。迪克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射击，如果他们任何一个人企图伤害他弟弟的话。

“你一定是贝利。”迪克走近下士，这时下士正俯身看着布罗根。“我听见布罗根说到你的名字。可是，你怎么——？”

“请帮一下忙，”下士说。他自己身感疼痛，却正设法对布罗根肩下伤口作止血包扎。

“我非开枪打他不可，”迪克一面帮助下士，一面说道。“否则，他就会把我弟弟杀了。我看得见他已经作好开枪姿势。”

“当然，”贝利说。“他在把我干掉以后，准会把你们兄弟俩打死的。他一定会这么干。可是要注意——抓住——”他